



教學手札

林柏維

通識中心社會科學組專任教師

【春風篇之三】

春花秋月

去年今日此門中，人面桃花相映紅；人面不知何處去，桃花依舊笑春風。

崔護〈題都城南莊〉

少年維特的煩惱是什麼？現在的學生大概都不知道那是一本書！自然也沒讀過野鴿子的黃昏、失落的一代、寂寞的十七歲，更別說苦悶的象徵了。曾經在日文系某班的授課中，不經意地和他們談起芥川龍之介的河童、羅生門，夏目漱石的我是貓、少爺，他們猛搖頭，不知道啊老師！好吧，那就說說川端康成的雪國、古都、千羽鶴，也不行？三島由紀夫的金閣寺、假面的告白，都不行？這些我在高中以及大一時期讀的書，真得都已經是古書了嗎？有學生錯解我的好意，去向系主任告狀：歷史老師看不起他們，我這芥川筆下「雄辯的青蛙」除了大嘆一聲，又能如何。

相對的，藉由「讀書」這個話題，一路談起「我的歷史」，國企系、企管系的學生彷彿被我催眠般，進入到想像的世界。

十八十九二十時，正是寫詩的年紀，我也曾經有過詩人之夢，學生不信，我信手拿起板擦，仿效曹植的七步詩，當場唸出以板擦為題的現代情詩，一長聲的「哇」是他們的第一反應，這個時刻正是導引他們進入學術殿堂的最佳時機，愛情當然是最好的藥引；我以情書為例，訴說詩的寫作的發想，做為詩人，第一個要件不是豐富的詞藻，是自由的聯想力，讓夢起飛，讓愛被浸泡為果醬或泡菜，在空白的紙上寫出無限的想像，文字從哪裡來？哈哈，蘇東坡早就給我們答案了：吾文如萬斛泉源，不擇地皆可出，看到什麼就寫什麼，一路連線到最終的目的：想你。

接下來的重點，當然是情書製作，我的情書每一封都是一本書（你可以想像：學生們瞪得好大的雙眼，一閃一閃的壯觀場景），封面上有編號、書名，書名怎麼下？仍是所見皆文章：消失的太陽、懶洋洋的白雲、樹在散步、閃爍的檯燈，當然，書的型式也是可以變化的，我曾製作過類似佛經（牒）的版本，現場展示給他們看，攤開來有兩百公分長，「哇！」驚叫連連，是他們的第二反應。

好啦！這就是從文學到史學的過程，文學家須要浪漫的性格，史學家須要嚴謹的態度，兩者間的距離有時候是很模糊的。

舉個例子來說吧：李煜（李後主）的〈虞美人〉，有詩的意境和歷史的沉痛，應該都背過了，文學應該是很輕鬆、很生活的，可是我們為什麼背得很痛苦呢？於



是，我先用台語唸過，再用傳統的、吟詩的方法，吟詠一遍：「春花秋月何時了，往事知多少。小樓昨夜又東風，故國不堪回首月明中。雕闌玉砌應猶在，只是朱顏改。問君能有幾多愁，恰是一江春水向東流。」喝了口水，再吟一遍，有學生抗議了：老師您前後兩次吟的為什麼不一樣？大哉問，我答以：境由心聲，心情不同，吟詠自然就不同；「是何家神聖規定吟詩要固定腔調的？」食古不化就從吟詩開始，扼殺生靈就從格律開始，「詩言志，歌永言，聲依永，律和聲。」的真諦究竟為何？心聲所在，歌詠所在，我這學歷史的可不受老道學的束縛，開懷而唱就是吟詠；試試看，用尤雅的〈往事只能回味〉的曲子也可以唱〈虞美人〉，那憂傷之情也若合若離；我的說法，或許怪誕，卻是用親身體驗在告訴學生：活潑的思想才能激化你的學習。

思想活潑了，閱讀歷史才會拋棄背誦「死人骨頭」的壞習慣，才能進入到歷史解釋的層次上，才能真正意會到「通、達」的道理。

「人面桃花」只是教學的手段，「相映紅」才是教學的目的；自然，學生們喜歡桃花的多，他們大半只聽進了戀愛的遊戲規則，能夠體會相映紅這弦外之音的究竟有多少呢？無從驗收啊！最近，因為參加教師獎評比的需要，約了幾十個學生喝咖啡，蘇月香突然冒出一句話：「老師，學問隱藏在生活哲學中。」正是桃花笑春風。

[上一頁](#) [回首頁](#)